

# 逆袭叩开北大“学门”的小保安，27年后怎样了

“北大保安第一人”张俊成，学成回乡从教，如今桃李满园

27年前，来自山西长治的小保安张俊成通过自学考上北大法律自考专科，被称为“北大保安第一人”，由此拉开了北大“保安天团”的序幕

如今，他已在家乡从教二十余载，并创办了一所主要面向农村孩子的民办中职学校。他说：“北大给我播下了一颗种子，我要把这颗种子带给更多的人”

本报记者吕梦琦、马晓媛、马志异、高剑飞

时隔27年，张俊成依然记得第一次在北大站岗的情景。那是5月末的一天，天气已有些炎热，他头戴大檐帽、身穿制服站上北大西门岗台。眼前，人流如织，一切都是新的。

此后的故事已尽人皆知。这个来自山西长治的小保安通过自学考上北大法律专科，从保安逆袭为大学生，被称为“北大保安第一人”，也由此拉开了北大“保安天团”的序幕。

曾经光芒四射，此后的人生更加精彩。这位曾经的北大保安如今已在家乡从教二十余载，并创办了一所主要面向农村孩子的民办中职学校。他说：“北大给我播下了一颗种子，我要把这颗种子带给更多的人。”

## 逃出大山

出长治市区一路向北，直至上党盆地边缘，地势起伏，山路蜿蜒，约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张俊成出生的地方——长治市襄垣县下良镇土泉村。几十户人家聚居，房屋依山而建，多是土窑，耕地分散，少有收获。

在张俊成的记忆里，身上穿的永远是哥哥们的旧衣服，补丁摞补丁，袖口和前襟油亮，鞋也露着脚趾头。早饭多是蒸几个山里摘的小野梨，午饭则是掺了玉米面和高粱面的“三和面”，炒菜时舍不得倒油，只用浸了油的布头在锅里刷一圈。

最难的时候，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父母只能厚着脸皮找邻居借米下锅。不知多少次，张俊成看到了母亲偷偷落下的泪水。

因为家贫，张俊成的几个哥哥姐姐先后失学，张俊成作为家中老小，是唯一读完初中的孩子。张俊成记得，初中每次交学费，自己都是先欠着。

既然这么难，为啥还要为难父母？张俊成初中毕业后便中断学业。看到在县城打工的哥哥烫头、穿喇叭裤，“洋气”极了，张俊成也有了打工的想法，但心疼老爹的母亲不同意，“长得还没肚台高，出去连保安都不一样”。就这样，张俊成只能留在家里帮着父母务农。20多年后，张俊成仍然觉得种地是“最苦的活”。

穷怕了，更是害怕了，张俊成想逃出大山的心一天比一天迫切。软磨硬泡了两年多，母亲终于松了口。

走出大山这一年，张俊成17岁。表哥帮他在长治市区一家汽修厂找了一份冲压工的工作。工作得来不易，张俊成倍加珍惜，不仅分内活儿干得认真，遇上脏活累活也总抢着干。一年



张俊成在给学生们上课。



在北大当保安时的张俊成。(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马晓媛摄

次，有批急单需要加班，老工人们都不愿意干，张俊成二话不说顶了上去。

当了8个月的冲压工，北京一家保安公司来长治招人，在厂领导的支持下，张俊成报了名，坐上了去北京的大巴。

张俊成入职前需要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训练，而训练成绩直接决定分配去向。

要干就要干到最好。抱着这个信念，张俊成全身心投入训练中，别人练一小时，他便练上两个小时，别人看一遍书，他就看两遍。训练结束，他拿下了军事技能、业务知识、职业规范等多项考核第一，最终成绩在500多人里排名居首。

拿下第一，张俊成心知，分配去向不会太差。分配那天，大巴拉着学员们一路停靠，每停一站就会留下一些人，当车把张俊成和十几个学员一起留在北大时，张俊成意外极了：“想过去会好地方，没想到会是北大！”

## 奉职燕园

1994年，张俊成被分入北大，还被分到了北大地标性建筑、有着“北大第一门”之称的西门。在古朴的红色柱旁上岗，张俊成总是站得笔直。不站岗的时候，他就找老兵请教业务。两个多月的试用期过去了，张俊成因为业务突出、工作认真被提拔为西门班长。而在过去，从新兵到班长，少说也要大半年。

当班长后，张俊成干得越发起劲。他对队员说，北大是一流的学府，有一流的大师和学子，北大的保安也应该是一流的保安，而西门保安要成为一流中的一流。

一番琢磨后，张俊成和队友们决定借鉴天安门升旗仪式，也设一套交接岗仪式，要踢正步，齐敬礼，喊口号。经过紧张的练习，队员们终于把这套仪式练得整齐划一。每逢换岗，来往的师生和游客都会驻足观看、拍照，人群中有人竖起大拇指：“果然是北大，连保安都不一样！”

张俊成带领的西门保安岗赢得了北大师生的尊重和认可。1997年，西门岗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为全市十佳保安示范岗。

张俊成浸淫燕园日久，一个声音在他脑海里也越来越强烈：“我要改变，我要学习。”但真正让他拿起书本，源于一次“暴击”。

一次，几个没有证件的外国年轻人想进校，张俊成敬礼带比划地劝阻，对方却不明白什么意思，几番沟通不下，对方走到马路对面，齐齐竖起大拇指。这是在夸我吗？张俊成正疑惑着，对方的大拇指又齐齐倒了过来——那是在嘲笑。

张俊成既愤恨又委屈。他回到值班室，甩下帽子，解下皮带，给母亲打电话：“我不干了，我要回家，我天生就是种地的命。”母亲了解后反问：“你走时说要闯出个名堂，现在闯出来了吗？”母亲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辗转反侧一个晚上，张俊成下决心自学英语。第二天，他就买了两本英语书。白班站岗不能看，张俊成就在夜班无人时自学，还常常大声朗读词句。

一天夜里，一位女老师路过，好奇地问他干嘛，得知张俊成在学英语，女老师笑了：“好学是好事，可我听了几天，以为你说的是德语。”张俊成不好意思地笑了。此后好几天，女老师总会在遇到张俊成时帮他纠正发音。

一个多月后，女老师的电话打到了保安室，让张俊成到英语系。原来，这位老师是北大英语系的教授曹燕，她为张俊成办了两张免费的英语听课证，还特意让保卫处关照张俊成的学习。拿着听课证，张俊成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曹老师却说：“我不要你感动，要你行动。”

在曹老师鼓励下，张俊成知道通过自考也能上北大，于是动了考学的念头。文化底子薄，又要保证日常工作，张俊成的备考之路注定艰难。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他主动申请连上夜班，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除了站岗外几乎都在看书刷题，真的是废寝忘食，体重在半年时间里掉了15斤。

时间久了，不少北大师生都知道，西门有个爱学习的保安。东语系教授章学诚得知张俊成要上法律专业，帮他联系了法律系的老师，让张俊成去旁听。西语系教授张玉书三天两头就来找张俊成遛弯儿，一路上给他讲马克思、尼采、黑格尔、叔本华。夕阳时分，未名湖畔，常常出现一老一少的身影。

功夫不负苦心人。张俊成半年后考上了北大法律系专科。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他硬是啃下了艰涩难懂的专业知识，13门课程全部以高分通过，成功拿到北大法律专业自考专科毕业证。在他的带动下，有十余名北大保安相继加入读书考学的队伍。

张俊成的故事被很多人知道了，他成了北大校保卫队的一张名片。校内组织和其他高校纷纷来请他做讲座，媒体也做了大量报道，他的照片还被印到北大的地图册上，很多人来到北大特意找他合影、签名。

5年倏忽而过。1999年，张俊成的新婚妻子怀孕了，希望他能回家。尽管校保卫队百般挽留，张俊成自己也有千般不舍，他还是决

定离开：“北大已经教会我最重要的东西，我相信不管去哪，都能闯出一片天地。”

## 回乡任教

带着一纸北大毕业证，带着三大袋沉甸甸的书，带着5年无比珍贵的人生经历，张俊成同出资，开办了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张俊成担任校长。

干什么呢？张俊成首先想到的就是学校。因为有北大这段经历和法律专业大专学历，张俊成顺利入职长治一家中职学校的管理岗位。没过多久，他就心里痒痒，想上讲台。校长同意了：只要试讲通过评审，你就能上。

张俊成一番试讲，各位评审老师频频点头，最后一致通过。于是，他正式走上讲台，成为一名任课教师。

当上老师，张俊成更觉责任重大，上每节课前，他都要反复打磨讲课内容，还会把自己的经历穿插其中，增加互动环节。因为知识面宽、语言风趣，身上又有大城市的气息，张俊成很快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上的法律课、政治课也成了学生们最喜欢的课程。

不久，张俊成又被安排当班主任。他接手的第一个班，是个公认的“刺头班”。如今已是老师的李风就曾是这个班的学生。他还记得，当时班里的成绩在全年级排最后，纪律也最难管，调皮捣蛋的特别多，迟到、抽烟更是常事。前任班主任一度放话：就是把太行山的沟都填平，这个班也带不好。

张俊成接手了这个谁也不愿意干的“填沟工程”。他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张俊成干的第一件事，是和学生们同吃同住。他把家安在学校，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学生们早上6点集合跑操，他提前十分钟就站在操场。吃饭时，他跟学生一起排队打饭、一个桌上吃饭。学生上晚自习，他就拿本书坐在一旁。学生课间打球，他就陪打，有时还故意输几个球……

没事的时候，张俊成喜欢找学生聊天。李风还记得，从前的班主任从不会找学生聊天，学生也从不找老师，因此第一次被叫走时他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没想到真的就是聊天，很平等的聊天，逐渐大家都很信任他，都很愿意跟他说说心里话。”

受到关注和肯定，有了希望和信心，这个曾经的“刺头班”逐渐脱胎换骨。上内务榜的宿舍越来越多，班级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捣蛋出格的事也不再发生。毕业时，这个班逆袭成

了全年级成绩最好的班级。

20年后回想这段经历，李风依然动情。“当时听到‘填沟’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被伤到了，大家都没有信心了。是张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回乡四五年间，张俊成辗转多个学校，却始终未离开教育行业。他说，刚开始是一种责任感，觉得自己如果不干了，会有很多孩子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后来就觉得当老师有“瘾”，看到自己能影响一个又一个孩子，从心底感到快乐。

张俊成记得，有个爱泡网吧的学生逃课，家长几乎找遍全市的网吧才找到，家长临走撂下狠话：“我们教育不了，要是老师也教育不了，就让他自生自灭吧。”送走学生父母已是深夜，张俊成带着还没吃饭的孩子进了小餐馆，一碗面下肚，孩子泪流满面。自那以后，这个学生再没去过网吧，3年后考上了大学。

很多时候，张俊成看着这些孩子，就像看到当初的自己。“如果没有北大经历，我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他说，“我最迷茫的时候，北大的老师们无私地帮助了我，拉了我一把，我也希望像他们一样，多拉别人一把。”

## 建校创业

在中职学校一干16年，张俊成对中职教育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很多理念和方法发挥不出来，张俊成便动了自己办校的念头。2015年，年近不惑的张俊成与朋友们共同出资，开办了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张俊成担任校长。

这所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走进位于长治市郊的校园，教室外墙都涂着迷彩色，学生们都身穿迷彩服，宿舍内务也像军营，床铺平平展展，被子叠得像豆腐块。在这里，学生们早上要出操，饭前集合唱歌，晚上准时熄灯，消费只能用卡，每天设40元最高消费。

张俊成说，学校里不少学生缺乏家庭关爱，学校就要尽可能把这个缺口补上，为此他倡导老师要“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努力成为学生最喜欢的老师”。

“90后”刘剑波曾是张俊成的学生，大专毕业后回校当老师。入职的时候，张俊成对他说，“把我带你的那种劲头拿出来带学生。”

在刘剑波看来，那种“劲头”，是用一种父亲的爱去做老师，严厉，更关爱。刘剑波也总在不自觉地学张俊成：坚持陪学生跑操，总是提前十分钟就站在操场；不管多晚，都要陪着学生上晚自习；遇到学生犯错误，总会想想老师当初是怎么处理的……

来读职校的学生十有八九出身农村，其中不乏家境贫困的孩子。为了让这些孩子把书读完，张俊成在校内设置了勤工助学岗位，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帮厨挣钱，实在交不上费用的还可以缓交，甚至免交。到了假期，学校还会通过校企合作模式为贫困生安排实习机会，帮助他们自食其力。

“我就是因为穷才失学，所以看到读不了书的学生，我更是格外注意。不读书不行，起码我看见了就是不行。”张俊成说。

从一二百名学生起步，到如今的1300名学生，张俊成创办的这所学校已成为长治市规模数一数二的中职学校。学校开设有航空服务、机器人、动漫设计等十几个专业，5年多来已经为社会和院校输送了数千名人才和大学生。

受教于北大，又从事了20多年的教育，张俊成对教育的理解也在变。

“过去我觉得教育就是传授知识，但现在我觉得，教育是引路，是老师以心为火，为学生点亮一盏心灯。”张俊成说。

她要求自己短时间内接受现实，调整情绪，积极治疗。“你虽然生病了，但是一定会治好的，到时候还得上学。”

张晓平总是温柔地陪伴和注视着女儿。

化疗前，牛牛不愿剪掉长发，担心朋友们会“不喜欢”她。张晓平把朋友请到家中玩耍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女儿变成小光头，张晓平说：“牛牛小光头真可爱呀！”住院治疗耽误了上学，牛牛要读两年四年级，张晓平说：“真好，回去牛牛就是学霸了！”

没有人生来坚强，张晓平选择了坚强。这份爱的力量，把牛牛紧紧地包裹起来。

在跳头遗址，张晓平拿着湿巾跟在牛牛身后，随时准备帮她擦手，却始终没忍心打断。

“哇，好复杂啊，我看不懂。”牛牛翻阅着桌上的考古发掘报告，“这世界上的知识太多啦，我们慢慢学。”张晓平望着女儿，眼里有了憧憬，“妈妈也跟你一起学。”

张晓平相信学习能让人有价值。但她不着急，女儿能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治好了病，她未来的路还有很长，她的梦想可以慢慢实现。

圆梦之旅结束了，生活如常行进。但张晓平知道，女儿心中已然有一颗种子被深深种下，在她幼小的身体中平静生长、等待发芽。

## 帮11岁白血病女孩圆“考古梦”

疗，现在的她已经可以坚强地接受骨穿刺、腰穿刺和“针一扎进去就会痛得发抖”的化疗药物注射，咬牙忍住不哭。

穿上粉色小棉袄，白色编织帽子上有两只兔耳朵，小袋子里装着新买的核桃酥和小麻花。“妈妈，我带点吃的给志愿者哥哥姐姐们一起吃。”牛牛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跑前跑后，不时凑到正在接电话的妈妈身边。

“哥哥姐姐”是一个让牛牛兴奋的存在。休学治疗的生活沉闷单调，但新阳光病房学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们会定期给她上课。每次，牛牛都要抓住机会和他们聊会儿天，时常主动“拖堂”。

“他们会跟我讲大学的生活，我也跟他们讲我的生活，还有我看到的历史故事，还问他们我不懂的历史问题。”

去年4月，牛牛在病房里读到了“汤小团漫游中国历史系列”，书中不同朝代的历史故事和生动的描写，为她枯燥的治疗生活照进一束光。在妈妈的陪伴下，她又在书店里找到各种历史相关的书籍。这些书不仅滋养着她越来越旺盛

的好奇心，也让一个愿望在她心里越扎越深：

“我想做个考古学家，因为我发现历史太好玩了！”

3月1日，牛牛把愿望写信告诉位于杭州的“梦守护”公益基金会。收到信后，创办人徐文骏立刻着手联系。“我们已经帮157个罹患重大疾病的实现了心愿，这个愿望很特别，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她实现。”

一周后，“梦守护”的志愿者们陪着牛牛来到杭州周边的跳头遗址。遗址项目负责人林森带领她顺着工人们临时搭建的台阶走进考古探方。

当林森把一件残缺的印纹硬陶器物递给牛牛时，她紧张得不敢伸手，眼睛却亮亮的。“我不敢动，我觉得它好脆弱。”几分钟前，她亲眼看着林森踩在积水水中，把它从淤泥里挖出来，兴奋地拍手尖叫。

她的小手指触碰在裹着泥的陶片上，学着考古学家的样子，一点点清理这些出土器物。“你现在知道考古学家的工作环境是什么

样了，还想当考古学家吗？”指着林森平时吃饭休息的简易工棚，张晓平笑着问女儿。“我现在更想当了！”牛牛的“兔耳朵”飞舞起来，“我今天特别特别地开心！”

## 妈妈的注视

张晓平的一天开始得更早些。早上7点，她悄悄起床，出门买菜，准备早饭。

从医院回来，她打开记录本，登记女儿验血的结果。各项检查指标依序排列，正常的用黑笔写，异常的用红笔写，治疗和身体状况也都记录在册。这份笔记，每天都在更新。

在女儿面前，张晓平不会刻意避谈病情。孩子很聪明，瞒是瞒不住的，“人的恐惧源于无知”，